

水浒传

图文升级版 ③

〔明〕施耐庵 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水浒传

图文升级版 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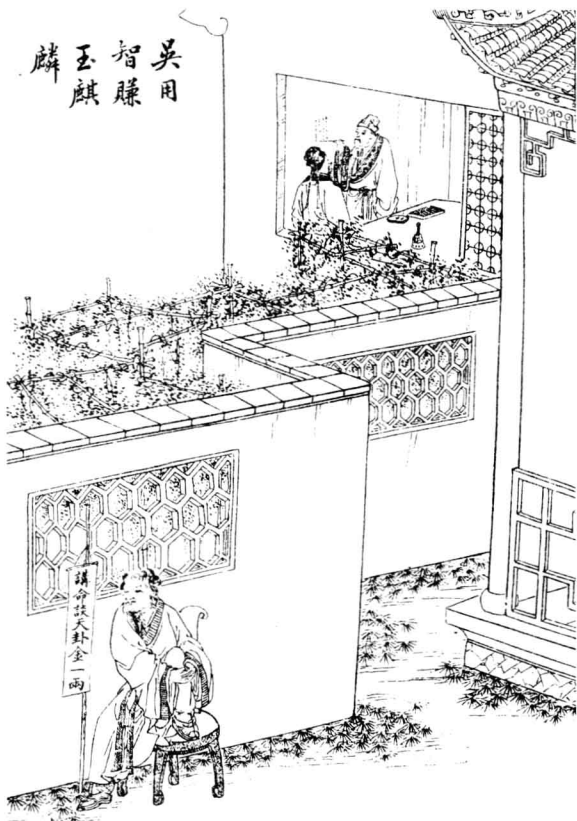
〔明〕施耐庵 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吴用智赚玉麒麟 张顺夜闹金沙渡

话说这龙华寺僧人，说出三绝玉麒麟卢俊义名字与宋江，吴用道：“小生凭三寸不烂之舌，直往北京说卢俊义上山，如探囊取物，手到拈来，只是少一个粗心大胆的伴当，和我同去。”说犹未了，只见黑旋风李逵高声叫道：“军师哥哥，小弟与你走一遭。”宋江喝道：“兄弟，你且住着！若是上风放火，下风杀人，打家劫舍，冲州撞府，合用着你。这是做细作的勾当，你性子又不好，去不的。”李逵道：“你们都道我生的丑，嫌我，不要我去。”宋江道：“不是嫌你，如今大名府做公的极多，倘或被人看破，枉送了你的性命。”李逵叫道：“不妨。我定要去走一遭。”吴用道：“你若依的我三件事，便带你去；若依不的，只在寨中坐地。”李逵道：“莫说三件，便是三十件也依你！”吴用道：“第一件，你的酒性如烈火，自今日去，便断了酒，回来你却开；第二件，于路上做道童打扮，随着我，我但叫你，不要违拗；第三件最难，你从明日为始，并不要说话，只做哑子一般。依的这三件，便带你去。”李逵道：“不吃酒，做道童，却依得；闭着这个嘴不说话，却是憋杀我！”吴用道：“你若开口，便惹出事来。”李逵道：“也容易，我只口里衔着一文铜钱便了！”宋江道：“兄弟，你坚执要去，若有疏失，休要怨我。”李逵道：“不妨，不妨。我这两把板斧拿了去，少也砍他娘千百个鸟头才罢。”众头领都笑，那里劝的住。当日忠义堂上做筵席送路。至晚，各自去歇息。次日清早，吴用收拾了一包行李，教李逵打扮做道童，挑担下山。宋江与众头领都在金沙滩送行，再三分付吴用小心在意，休教李逵有失。吴用、李逵别了众人下山，宋江等回寨。



吴用智赚玉麒麟

水

浒

传



且说吴用、李逵二人往北京去，行了四五日路程，每日天晚投店安歇，平明打火上路，于路上，吴用被李逵恹的苦。行了几日，赶到北京城外店肆里歇下。当晚，李逵去厨下做饭，一拳打的店小二吐血。小二哥来房里告诉吴用道：“你家哑道童忒狠：小人烧火迟了些，就打的小人吐血。”吴用慌忙与他陪话，把十数贯钱与他将息，自埋怨李逵，不在话下。

过了一夜，次日天明，起来安排些饭食吃了。吴用唤李逵入房中分付道：“你这厮苦死要来，一路上恹死我也！今日入城，不是耍处，你休送了我的性命！”

李逵道：“不敢，不敢。”吴用道：“我再和你打个暗号：若是我把头来摇时，你便不可动弹。”李逵应承了。两个就店里打扮入城：吴用戴一顶乌纱抹眉头巾，穿一领皂沿边白绢道服，系一条杂彩吕公绦，着一双方头青布履，手里拿一逼赛黄金熟铜铃杵。李逵钐几根蓬松黄发，绾两枚浑骨丫髻，黑虎躯穿一领粗布短褐袍，飞熊腰勒一条杂色短须绦，穿一双蹬山透土靴，担一条过头木拐棒，挑着个纸招儿，上写着：“讲命谈天，卦金一两。”

吴用、李逵两个打扮了，锁上房门，离了店肆，望北京城南门来。行无一里，却早望见城门，端的好个北京！但见：

城高地险，堑阔濠深。一周回鹿角交加，四下里排叉密布。鼓楼雄壮，缤纷杂彩旗幡；堞道坦平，簇摆刀枪剑戟。钱粮浩大，人物繁华。东西院鼓乐喧天，南北店货财满地。千员猛将统层城，百万黎民居上国。

此时天下各处盗贼生发，各州府县俱有军马守把。惟此北京，是河北第一个去处，更兼又是梁中书统领大军镇守，如何不摆得整齐？

且说吴用、李逵两个，摇摇摆摆，却好来到城门下，守门的约有四五十军士，簇捧着一个把门的官人那里坐定。吴用向前施礼，军士问道：“秀才那里来？”吴用答道：“小生姓张，名用。这个道童姓李。江湖上卖卦营生，今来大

郡，与人讲命。”身边取出假文引，教军士看了。众人道：“这个道童的鸟眼，恰像贼一般看人！”李逵听得，正待要发作，吴用慌忙把头来摇，李逵便低了头。吴用向前与把门军士陪话道：“小生一言难尽！这个道童，又聋又哑，只有一分蛮气力；却是家生的孩儿，没奈何带他出来。这厮不省人事，望乞恕罪！”辞了便行。李逵跟在背后，脚高步低，望市心里来。吴用手中摇着铃杵，口里念四句口号道：“甘罗发早子牙迟，彭祖颜回寿不齐。范丹贫穷石崇富，八字生来各有时。”吴用又道：“乃时也，运也，命也。知生，知死，知贵，知贱。若要问前程，先赐银一两。”说罢，又摇铃杵。北京城内小儿约有五六十个，跟着看了笑。却好转到卢员外解库门首，自歌自笑，去了复又回来，小儿们哄动。

卢员外正在解库厅前坐地，看着那一班主管收解，只听得街上喧哄，唤当直的问道：“如何街上热闹？”当直的报复：“员外，端的好笑！街上一个别处来的算命先生，在街上卖卦，要银一两算一命，谁人舍的？后头一个跟的道童，且是生的渗漉，走又走的没样范，小的们跟定了笑。”卢俊义道：“既出大言，必有广学。当直的，与我请他来。”当直的慌忙去叫道：“先生，员外有请。”吴用道：“是何人请我？”当直的道：“卢员外相请。”吴用便与道童跟着转来，揭起帘子，入到厅前，教李逵只在鹅项椅上坐定等候。

吴用转过前来，见卢员外时，那人生的如何？有《满庭芳》词为证：

目炯双瞳，眉分八字，身躯九尺如银。威风凛凛，仪表似天神。惯使一条棍棒，护身龙、绝技无伦。京城内、家传清白，积祖富豪门。杀场临敌处，冲开万马，扫退千军。更忠肝贯日，壮气凌云。慷慨疏财仗义，论英名、播满乾坤。卢员外，双名俊义，绰号玉麒麟。

当时吴用向前施礼，卢俊义欠身答礼问道：“先生贵乡何处？尊姓高名？”吴用答道：“小生姓张，名用，自号谈天口。祖贯山东人氏，能算皇极先天数，知人生死贵贱。卦金白银一两，方才算命。”卢俊义请入后堂小阁儿里，分宾坐定。茶汤已罢，叫当直的取过白银一两，奉作命金：“烦先生看贱造则个。”吴用道：“请贵庚月日下算。”卢俊



义道：“先生，君子问灾不问福，不必道在下豪富，只求推算目下行藏则个。在下今年三十二岁，甲子年，乙丑月，丙寅日，丁卯时。”吴用取出一把铁算子来，排在桌上，算了一回，拿起算子桌上一拍，大叫一声：“怪哉！”卢俊义失惊问道：“贱造主何吉凶？”吴用道：“员外若不见怪，当以直言。”卢俊义道：“正要先生与迷人指路，但说不妨。”吴用道：“员外这命，目下不出百日之内，必有血光之灾：家私不能保守，死于刀剑之下。”卢俊义笑道：“先生差矣。卢某生于北京，长在豪富之家；祖宗无犯法之男，亲族无再婚之女；更兼俊义作事谨慎，非理不为，非财不取，如何能有血光之灾？”吴用改容变色，急取原银付还，起身便走，嗟叹而言：“天下原来都要人阿谀谄佞！罢，罢！分明指与平川路，却把忠言当恶言。小生告退。”

卢俊义道：“先生息怒。前言特地戏耳，愿听指教。”吴用道：“小生直言，切勿见怪！”卢俊义道：“在下专听，愿勿隐匿。”吴用道：“员外贵造，一向都行好运。但今年时犯岁君，正交恶限。目今百日之内，尸首异处。此乃生来分定，不可逃也。”卢俊义道：“可以回避否？”吴用再把铁算子搭了一回，便回员外道：“只除非去东南方巽地上，一千里之外，方可免此大难。虽有些惊恐，却不伤大体。”卢俊义道：“若是免的此难，当以厚报。”吴用道：“命中有四句卦歌，小生说与员外，写于壁上。日后应验，方知小生灵处。”卢俊义叫取笔砚来，便去白粉壁上写。吴用口歌四句：“芦花丛里一扁舟，俊杰俄从此地游。义士若能知此理，反躬逃难可无忧。”当时卢俊义写罢，吴用收拾起算子，作揖便行。卢俊义留道：“先生少坐，过午了去。”吴用答道：“多蒙员外厚意，误了小生卖卦，改日再来拜会。”抽身便起。卢俊义送到门首，李逵拿了拐棒，走出门外。吴学究别了卢俊义，引了李逵，径出城来。回到店中，算还房宿饭钱，收拾行李包裹，李逵挑出卦牌。出离店肆，对李逵说道：“大事了也！我们星夜赶回山寨，安排圈套，准备机关，迎接卢俊义，他早晚便来也！”

且不说吴用、李逵还寨，却说卢俊义自从算卦之后，寸心如割，坐立不安，也是天罡星合当聚会，听了这算命的话，一日耐不得，便叫当直的，去唤众主管商议事务。少刻都到，那一个为头管家私的主管，姓李，名固。这李固原是东京人，因来北京投奔相识不着，冻倒在卢员外门前。卢俊义救了他性命，养在家中。因见他勤谨，写的算的，教他管顾家间事务。五年之内，直抬举他做了都管。一应里外家私，都在他身上，手下管着四五十个行财管干，一家内都称他做李都管。当日大小管事之人，都随李固来堂前声喏。

卢员外看了一遭，便道：“怎生不见我那一个人？”说犹未了，阶前走过一人来。但见：

六尺以上身材，二十四五年纪，三牙掩口细髯，十分腰细膀阔。带一顶木瓜心攒顶头巾，穿一领银丝纱团领白衫，系一条蜘蛛斑红线压腰，着一双土黄皮油膀夹靴。脑后一对挨兽金环，护项一枚香罗手帕，腰间斜插名人扇。鬓畔常簪四季花。

这人是北京土居人氏，自小父母双亡，卢员外家中养的他大。为见他一身雪练也似白肉，卢俊义叫一个高手匠人，与他刺了这一身遍体花绣，却似玉亭柱上铺着软翠。若赛锦体，由你是谁，都输与他。不则一身好花绣，更兼吹的、弹的、唱的、舞的、拆白道字、顶真续麻，无有不能，无有不会。亦是说的诸路乡谈，省的诸行百艺的市语。更且一身本事，无人比的：拿着一张川弩，只用三枝短箭，郊外落生，并不放空，箭到物落；晚间入城，少杀也有百十个虫蚁。若赛锦标社，那里利物，管取都是他的。亦且此人百伶百俐，道头知尾。本身姓燕，排行第一，官名单讳个青字。北京城里人口顺，都叫他做浪子燕青。曾有一篇《沁园春》词单道着燕青的好处，但见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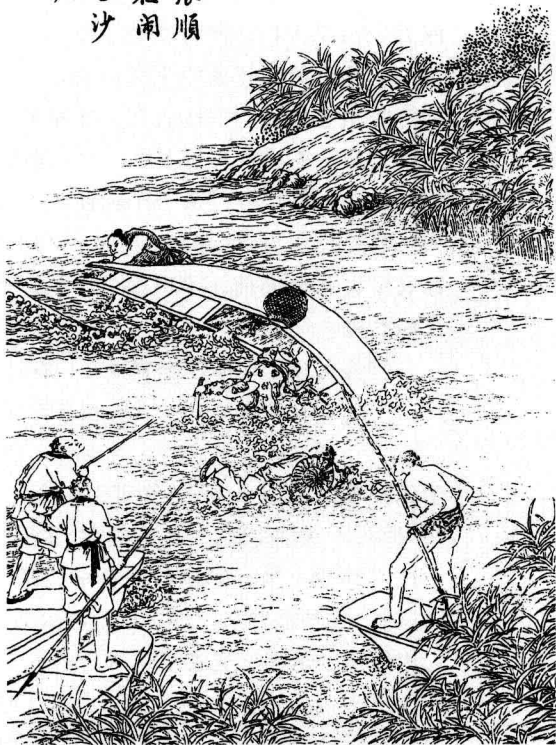
唇若涂朱，睛如点漆，面似堆琼。有出人英武，凌云志气，资禀聪明。仪表天然磊落，梁山上端的夸能。伊州古调，唱出绕梁声。果然是艺苑专精，风月丛中第一名。

听鼓板喧云，笙声嘹亮，畅叙幽情。棍棒参差，揎拳飞脚，四百军州到处惊。人都羡英雄领袖，浪子燕青。

原来这燕青是卢俊义家心腹人，也上厅声喏了，做两行立住：李固立在左边，燕青立在右边。

卢俊义开言道：“我夜来算了一命，道我有百日血光之灾，只除非出去东南上一千里之外躲避。我想东南方有个去处，是泰安州，那里有东岳泰山天齐仁圣帝金殿，管天下人民生死灾厄。我一者去那里烧炷香，消灾灭罪；二者躲过这场灾晦；三者做些买卖，观看外方景致。李固，你与我觅十辆太平车子，装十辆山东货物，你就收拾行李，跟我去走一遭。燕青小乙看管家里，库房钥匙只今日便与李固交割。我三日之内，便要起身。”李固道：“主人误矣。常言道：‘卖卜卖卦，转回说话。’休听那算命的胡言乱语，只在家中，怕做甚么？”卢俊义道：“我命中注定了，你休逆我。若有灾来，悔却晚矣。”燕青道：“主人在上，须听小乙愚言：这一条路，去山东泰安州，正打从梁山泊边过。近年泊内，是宋江一伙强人在那里打家劫舍，官兵捕盗，近他不得。主人要去烧香，等太平了去。休信夜来那个算命的胡

浪子燕青 沙闹顺



讲。倒敢是梁山泊歹人，假装做阴阳人，来煽惑主人。小乙可惜夜来不在家里，若在家时，三言两语，盘倒那先生，到敢有场好笑。”卢俊义道：“你们不要胡说，谁人敢来赚我！梁山泊那伙贼男女，打甚么紧！我观他如同草芥，兀自要去特地捉他，把日前学成武艺，显扬于天下，也算个男子大丈夫！”

说犹未了，屏风背后走出娘子来，乃是卢员外的浑家，年方二十五岁，姓贾，嫁与卢俊义，才方五载。娘子贾氏便道：“丈夫，我听你说多时了。自古道：‘出外一里，不如屋里。’休听那算命的胡说，撇下海阔一个家业，耽惊受怕，去虎穴龙潭里做买卖。你且只在家内，清心寡欲，高居静坐，自然无事。”卢俊义道：“你妇人家省得甚么？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，自古祸出师人口，必主吉凶。我既主意定了，你都不得多言多语！”

燕青又道：“小人靠主人福荫，学得些个棒法在身。不是小乙说嘴，帮着主人去走一遭，路上便有些个草寇出来，小人也敢发落的三五十个开去。留下李都管看家，小人伏侍主人走一遭。”卢俊义道：“便是我买卖上不省的，要带李固去。他须省的，又替我大半气力。因此留你在家看守。自有别人管帐，只教你做个桩主。”李固又道：“小人近日有些脚气的症候，十分走不的多路。”卢俊义听了，大怒道：“‘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朝。’我要你跟我去走一遭，你便有许多推故。若是那一个再阻我的，教他知我拳头的滋味。”李固吓得面如土色，众人谁敢再说，各自散了。

李固只的忍气吞声，自去安排行李，讨了十辆太平车子，唤了十个脚夫，四五十拽车头口，把行李装上车子，行货拴缚完备。卢俊义自去结束。第三日烧了神福，给散了家中大男小女，一个个都分付了。当晚先叫李固引两个当直的尽收拾了出城，李固去了。娘子看了车仗，流泪而去。次日五更，卢俊义起来沐浴罢，更换一身新衣服，吃了早膳，取出器械，到后堂里辞别了祖先香火。临时出门上路，分付娘子好生看家，多便三个月，少只四五十日便回。贾氏道：“丈夫路上小心，频寄书信回来。”说罢，燕青在面前拜了。卢俊义分付道：“小乙在家，凡事向前，不可出去三瓦两舍打哄。”燕青道：“主人如此出行，小乙怎敢怠慢？”

卢俊义提了棍棒，出到城外，有诗一首，单道卢俊义这条好棒：

挂壁悬崖欺瑞雪，撑天柱地撼狂风。

虽然身上无牙爪，出水巴山秃尾龙。

李固接着，卢俊义道：“你可引两个伴当先去。但有干净客店，先做下饭等候。车仗脚夫，到来便吃，省得耽搁了路程。”李固也提条杆棒，先和两个伴当去了。卢俊义和数个当直的随后押着车仗行，但见途中山明水秀，路阔坡平，心中欢喜道：“我若是在家，那里见这般景致！”行了四十余里，李固接着主人，吃点心饭罢，李固又先去了。再行四五十里，到客店里，李固接着车仗人马宿食。卢俊义来到店房内，倚了棍棒，挂了毡笠儿，解下腰刀，换了鞋袜，宿食皆不必说。次日清早起来，打火做饭，众人吃了，收拾车辆头口，上路又行。

自此在路夜宿晓行，已经数日，来到一个客店里宿食，天明要行，只见店小二哥对卢俊义说道：“好教官人得知：离小人店不得二十里路，正打梁山泊边口子前过去。山上宋公明大王，虽然不害来往客人，官人须是悄悄过去，休得大惊小怪。”卢俊义听了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便叫当直的取下了衣箱，打开锁，去里面提出一个包，内取出四面白绢旗，问小二哥讨了四根竹竿，每一根绑起一面旗来，每面栲栳大小几个字，写道：

慷慨北京卢俊义，
远驮货物离乡地。

一心只要捉强人，
那时方表男儿志。



李固等众人看了，一齐叫起

苦来。店小二问道：“官人莫不和山上宋大王是亲么？”卢俊义道：“我自是北京财主，却和这贼们有甚么亲！我特地要来捉宋江这厮！”小二哥道：“官人低声些，不要连累小人，不是耍处！你便有一万人马，也近他不的。”卢俊义道：“放屁！你这厮们都和那贼人做一路！”店小二叫苦不迭，众车脚夫都痴呆了。李固跪在地下告道：“主人可怜见众人，留了这条性命回乡去，强似做罗天大醮！”卢俊义喝道：“你省的甚么！这等燕雀，安敢和鸿鹄厮并？我思量平生学的一身本事，不曾逢着买主，今日幸然逢此机会，不就这里发卖，更待何时！我那车子上又袋里，已准备下一袋熟麻索，倘或这贼们当死合亡，撞在我手里，一朴刀一个砍翻，你们众人，与我便缚在车子上。撇了货物不打紧，且收拾车子捉人，把这贼首解上京师，请功受赏，方表我平生之愿。若你们一个不肯去的，只就这里把你们先杀了。”前面摆四辆车子，上插了四把绢旗；后面六辆车子，随了行。那李固和众人，哭哭啼啼，只得依他。卢俊义取出朴刀，装在杆棒上，三个丫儿扣牢了，赶着车子，奔梁山泊路上来。李固等见了崎岖山路，行一步，怕一步，卢俊义只顾赶着要行。从清早起来，行到巳牌时分，远远地望见一座大林，有千百株合抱不交的大树。却好行到林子边，只听得一声胡哨响，吓的李固和两个当直的没躲处。卢俊义教把车仗押在一边。车夫众人都躲在车

子底下叫苦。卢俊义喝道：“我若搦翻，你们与我便缚！”说犹未了，只见林子边走出四五百小喽罗来，听得后面锣声响处，又有四五百小喽罗截住后路。林子里一声炮响，托地跳出一筹好汉。怎地模样，但见：

茜红头巾，金花斜裹；

铁甲凤盔，锦衣绣袄。

血染髭髯，虎威雄暴；

大斧一双，人皆吓倒。

当下李逵手搭双斧，厉声高叫：“卢员外，认得哑道童么？”卢俊义猛省，喝道：“我时常有心要来拿你这伙强盗，今日特地到此，快教宋江那厮下山投拜！倘或执迷，我片时间教你人人皆死，个个不留！”李逵呵呵大笑道：“员外，你今日中了俺的军师妙计，快来坐把交椅！”卢俊义大怒，揣着手中朴刀，来斗李逵，李逵抡起双斧来迎。两个斗不到三合，李逵托地跳出圈子外来，转过身，望林子里便走。卢俊义挺着朴刀，随后赶去，李逵在林木丛中东闪西躲。引得卢俊义性发，破一步，抢入林来，李逵飞奔乱松丛中去了。

卢俊义赶过林子这边，一个人也不见了。却待回身，只听得松林旁边转出一伙人来，一个人高声大叫：“员外不要走，认的俺么？”卢俊义看时，却是一个

胖大和尚：身穿皂直裰，倒提铁禅杖。卢俊义喝道：“你是那里来的和尚？”鲁智深大笑道：“洒家是花和尚鲁智深，今奉军师将令，着俺来迎接员外上山。”卢俊义焦躁，大骂：“秃驴敢如此无礼！”拈手中宝刀，直取那和尚。鲁智深抡起铁禅杖来迎。两个斗不到三合，鲁智深拨开朴刀，回身便走，卢俊义赶将去。

正赶之间，喽罗里走出行者武松，抡两口戒刀，直奔将来。卢俊义不赶和尚，来斗武松。又不到三合，武松拔步便走。卢俊义哈哈大笑：“我不赶你。你这厮们何足道哉！”说犹未了，只见山坡下一个人在那里叫道：“卢员外，你如何省得！岂不闻‘人怕落荡，铁怕落炉？’哥哥定下的计策，你待走那里去！”卢俊义喝道：“你这厮是谁！”那人笑道：

張順夜鬧金
沙渡





“小可便是赤发鬼刘唐。”卢俊义骂道：“草贼休走！”挺手中朴刀，直取刘唐。方才斗得三合，刺斜里一个人大叫道：“好汉没遮拦穆弘在此！”当时刘唐、穆弘，两个两条朴刀，双斗卢俊义。正斗之间，不到三合，只听的背后脚步响。卢俊义喝声：“着！”刘唐、穆弘跳退数步。卢俊义便转身斗背后的好汉，却是扑天雕李应。三个头领，丁字脚围定。卢俊义全然不慌，越斗越健。

正好步斗，只听得山顶上一声锣响，三个头领各自卖个破绽，一齐拔步去了。卢俊义又斗得一身臭汗，不去赶他；再回林子边，来寻车仗人伴时，十辆车子，人伴头口，都不见了。卢俊义便向高阜处，四下里打一望，只见远远地山坡下，一伙小喽罗，把车仗头口，赶在前面，将李固一千人，连连串串，缚在后面，鸣锣擂鼓，解投松树那边去。

卢俊义望见，心如火炽，气似烟生，提着朴刀，直赶将去。约莫离山坡不远，只见两筹好汉喝一声道：“那里去！”一个是美髯公朱全，一个是插翅虎雷横。卢俊义见了，高声骂道：“你这伙草贼，好好把车仗人马还我！”朱全手拈长须大笑道：“卢员外，你还恁地不晓事？中了俺军师妙计，便肋生双翅，也飞不出去。快来大寨坐把交椅。”卢俊义听了大怒，挺起朴刀，直奔二人，朱全、雷横各将兵器相迎。斗不到三合，两个回身便走。卢俊义寻思道：“须是赶翻一个，却才讨得车仗。”舍着性命，赶转山坡，两个好汉，都不见了。只听得山顶上鼓板吹箫，仰面看时，风刮起那面杏黄旗来，上面绣着“替天行道”四字。转过来打一望，望见红罗销金伞下，盖着宋江，左有吴用，右有公孙胜。一行部从二百余人，一齐声喏道：“员外，别来无恙！”

卢俊义见了越怒，指名叫骂山上。吴用劝道：“员外且请息怒。宋公明久慕威名，特令吴某亲诣门墙，迎员外上山，一同替天行道，请休见责。”卢俊义大骂：“无端草贼，怎敢赚我！”宋江背后转过小李广花荣，拈弓取箭，看着卢俊义喝道：“卢员外休要逞能，先教你看花荣神箭！”说犹未了，飏地一箭，正中卢俊义头上毡笠儿的红缨。吃了一惊，回身便走。山上鼓声震地，只见霹雳火秦明、豹子头林冲，引一彪军马，摇旗呐喊，从山东边杀出来；又见双鞭将呼延灼、金枪手徐宁，也领一彪军马，摇旗呐喊，从山西边杀出来，吓得卢俊义走投无路。看看天色将晚，脚又疼，肚又饥，正是慌不择路，望山僻小径只顾走。约莫黄昏时分，烟迷远水，雾锁深山，星月微明，不分丛莽。正走之间，不到天尽头，须到地尽处，看看走到鸭嘴滩头，一望时，都见满目芦花，茫茫烟水。卢俊义看见，仰天长叹道：“是我不听好人言，今日果有恹惶事。”

正烦恼间，只见芦苇里面一个渔人，摇着一只小船出来，那渔人倚定小船叫道：“客官好大胆！这是梁山泊出没的去处，半夜三更，怎地来到这里！”卢俊义道：“便是我迷踪失路，寻不着宿头，你救我则个！”渔人道：“此间大宽转有一个市井，却用走三十余里向开路程，更兼路杂，最是难认；若是水路去时，只有三五里远近。你舍得十贯钱与我，我便把船载你过去。”卢俊义道：“你若渡得我过去，寻得市井客店，我多与你些银两。”那渔人摇船傍岸，扶卢



俊义下船，把铁篙撑开。约行三五里水面，只听得前面芦苇丛中橹声响，一只小船飞也似来，船上有两个人：前面一个人，赤条条地拿着一一条水篙，后面那个摇着橹。前面的人横定篙，口里唱着山歌道：

生来不会读诗书，且就梁山泊里居。

准备窝弓射猛虎，安排香饵钓鳌鱼。

卢俊义听得，吃了一惊，不敢做声。又听得右边芦苇丛中，也是两个人，摇一只小船出来；后面的摇着橹，有咿哑之声；前面横定篙，口里也唱山歌道：

乾坤生我泼皮身，赋性从来要杀人。

万两黄金浑不爱，一心要捉玉麒麟。

卢俊义听了，只叫得苦。只见当中一只小船，飞也似摇将来，船头上立着一个人，倒提铁钻木篙，口里亦唱着山歌道：

芦花丛里一扁舟，俊杰俄从此地游。

义士若能知此理，反躬逃难可无忧。

歌罢，三只船一齐唱喏。中间是阮小二，左边是阮小五，右边是阮小七。那三只小船，一齐撞将来。卢俊义听了，心内转惊，自想又不识水性，连声便叫渔人：“快与我拢船近岸！”那渔人哈哈大笑，对卢俊义说道：“上是青天，下是绿水；我生在浔阳江，来上梁山泊；三更不改名，四更不改姓，绰号混江龙李俊的便是！员外若还不肯降时，枉送了你性命！”卢俊义大惊，喝一声说道：“不是你，便是我！”拿着朴刀，望李俊心窝里搠将来，李俊见朴刀搠将来，拿定棹牌，一个背抛筋斗，扑通的翻下水去了。那只船滴溜溜在水面上转，朴刀又搠将下水去了。只见船尾一个人从水底下钻出来，叫一声，乃是浪里白跳张顺，把手挟住船梢，脚踏水浪，把船只一侧，船底朝天，英雄落水。正是：铺排打凤牢龙计，坑陷惊天动地人。

毕竟卢俊义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放冷箭燕青救主 劫法场石秀跳楼

话说这卢俊义虽是了得，却不会水，被浪里白跳张顺排翻了船，倒撞下水去。张顺却在水底下拦腰抱住，又钻过对岸来，抢了朴刀。张顺把卢俊义直奔岸边来，早点起火把，有五六十人在那里等。接上岸来，团团围住，解了腰刀，尽脱下湿衣服，便要将索绑缚。只见神行太保戴宗传令，高叫将来：“不得伤犯了卢员外贵体！”随即差人将一包袱锦衣绣袄，与卢俊义穿着。八个小喽罗，抬过一乘轿来，扶卢员外上轿便行。只见远远地早有二三十对红纱灯笼，照着一簇人马，动着鼓乐，前来迎接。为头宋江、吴用、公孙胜，后面都是众头领，一齐下马。卢俊义慌忙下轿。宋江先跪，后面众头领排排地都跪下。卢俊义亦跪下还礼道：“既被擒捉，愿求早死！”宋江大笑，说道：“且请员外上轿。”众人一齐上马，动着鼓乐，迎上三关，直到忠义堂前下马，请卢俊义到厅上，明晃晃地点着灯烛。

宋江向前陪话道：“小可久闻员外大名，如雷贯耳，今日幸得拜识，大慰平生。却才众兄弟甚是冒渎，万乞恕罪。”吴用上前说道：“昨奉兄长之命，特令吴某亲诣门墙，以卖卦为由，赚员外上山，共聚大义，一同替天行道。”宋江便请卢员外坐第一把交椅。卢俊义答礼道：“不才无识无能，误犯虎威，万死尚轻，何故相戏？”宋江陪笑道：“怎敢相戏。实慕员外威德，如饥如渴。万望不弃鄙处，为山寨之主，早晚共听严命。”卢俊义回说：“宁就死亡，实难从命。”吴用道：“来日却又商议。”当时置备酒食管待。卢俊义无计奈何，只得饮了几杯，小喽罗请去后堂歇了。

次日，宋江杀羊宰马，大排筵宴，请出卢员外来赴席，再三再四谦让，在中间里坐了。酒至数巡，宋江起身把盏，陪话道：“夜来甚是冲撞，幸

生料青葵箭冷特



水

浒

传



放冷箭燕青
救主

望宽恕。虽然山寨窄小，不堪歇马，员外可看‘忠义’二字之面。宋江情愿让位，休得推却。”卢俊义答道：“头领差矣！小可身无罪累，颇有些少家私。生为大宋人，死为大宋鬼，宁死实难听从。”吴用并众头领一个个说，卢俊义越不肯落草。吴用道：“员外既然不肯，难道逼勒？只留得员外身，留不得员外心。只是众弟兄难得员外到此，既然不肯入伙，且请小寨略住数日，却送还宅。”卢俊义道：“小可在此不妨，只恐家中老小，不知这般的消息。”吴用道：“这事容易，先教李固送了车仗回去，员外迟去几日，却何妨？”吴用问道：“李都管，你的车仗货物都有么？”李固应道：“一些儿不少。”宋江叫取两个大银，把与李固；两个小银，打发当直的；那十个车脚，共与他白银十两。众人

拜谢。卢俊义分付李固道：“我的苦，你都知了。你回家中，说与娘子，不要忧心，我过三五日，便回也。”李固只要脱身，满口应说：“但不妨事。”辞了，便下忠义堂去。吴用随即便起身，说道：“员外宽心少坐，小生发送李都管下山，便来也。”

吴用只推发送李固，却先到金沙滩等候。少刻，李固和两个当直的，并车仗、头口、人伴，都下山来。吴用将引五百小喽罗围在两边，坐在柳阴树下，便唤李固近前说道：“你的主人，已和我们商议定了，今坐第二把交椅。此乃未曾上山时，预先写下四句反诗，在家里壁上。我教你们知道：壁上二十八个字，每一句包着一个字。‘芦花荡里一扁舟’，包个‘卢’字；‘俊杰那能此地游’，包个‘俊’字；‘义士手提三尺剑’，包个‘义’字；‘反时须斩逆臣头’，包个‘反’字。这四句诗，包藏‘卢俊义反’四字。今日上山，你们怎知？本待把你众人杀了，显得我梁山泊行短。今日放你们星夜自回去，休指望你主人回来！”李固等只顾下拜。吴用教把船送过渡口，一行人上路，奔回北京。正是：鳌鱼脱却金钩去，摆尾摇头更不回。

话分两处。不说李固等归家，且说吴用回到忠义堂上，再入酒席，用巧言说诱卢俊义。筵会直到二更方散。次日，山寨里再排筵会庆贺，卢俊义说道：“感承众头领好意相留，只是小可度日如年，今日告辞。”宋江道：“小可不才，幸识员外，来日宋江体己聊备小酌，对面论心一会，勿请推却。”又过了一日。

明日宋江请，后日吴用请，大后日公孙胜请。话休絮繁，三十余个上厅头领，每日轮一个做筵席。光阴荏苒，日月如梭，早过一月有余。卢俊义寻思，又要告别。宋江道：“非是不留员外，争奈急急要回；来日忠义堂上，安排薄酒送行。”

次日，宋江又体己送路，只见众头领都道：“俺哥哥敬员外十分，俺等众人当敬员外十二分！偏我哥哥筵席便吃，‘砖儿何厚，瓦儿何薄！’”李逵在内大叫道：“我舍着一条性命，直往北京请得你来，却不吃我弟兄们筵席，我和你眉尾相结，性命相扑！”吴学究大笑道：“不曾见这般请客的，甚是粗卤，员外休怪。见他众人薄意，再住几时。”不觉又过了四五日。卢俊义坚意要行，只见神机军师朱武，将引一班头领直到忠义堂上，开话道：“我等虽是以次弟兄，也曾与哥哥出气力，偏我们酒中藏着毒药？卢员外若是见怪，不肯吃我们的，我自不妨，只怕小兄弟们做出事来，悔之晚矣。”吴用起身便道：“你们都不要烦恼，我与你央及员外，再住几时，有何不可。常言道：‘将酒劝人，终无恶意。’”卢俊义抑众人不过，只得又住了几日，前后却好三五十日。自离北京，是五月的话，不觉在梁山泊早过了两个多月。但见金风淅淅，玉露泠泠，又早是中秋节近。卢俊义思想归期，对宋江诉说。宋江见卢俊义思归苦切，便道：“这个容易，来日金沙滩送别。”卢俊义大喜。有诗为证：

一别家山岁月赊，寸心无日不思家。

此身恨不生双翼，欲借天风过水涯。

次日，还把旧时衣裳刀棒，送还员外，一行众头领都送下山。宋江把一盘金银相送。卢俊义推道：“非是卢某说口，金帛钱财，家中颇有，但得到北京盘缠足矣。赐与之物，决不敢受。”宋江等众头领直送过金沙滩，作别自回，不在话下。

不说宋江回寨，只说卢俊义拽开脚步，星夜奔波。行了旬日，到得北京，日已薄暮。赶不入城，就在店中歇了一夜。次日早晨，卢俊义离了村店，飞奔入城。尚有一里多路，只见一人头巾破碎，衣裳蓝缕，看着卢俊义，纳头便拜。卢俊义抬眼看时，却是浪子燕青。便问：“小乙，你怎地这般模样？”燕青道：“这里不是说话处。”卢俊义转过土墙侧首，细问缘故。燕青说道：“自从主人去后，不过半月，李固回来，对娘子说道：‘主人归顺了梁山泊宋江，坐了第二把交椅。’当时便去官司首告了。他已和娘子做了一路，嗔怪燕青违拗，将我赶逐出门。将一应衣服尽行夺了，赶出城外。更兼分付一应亲戚相识：但有人安着燕青在家歇的，他便舍半个家私，和他打官司，因此无人敢着小乙。在城中安不得身，只得来城外求乞度日，权在庵内安身。正要往梁山泊寻见主人，又不敢造次。若主人果自泊里来，可听小乙言语，再回梁山泊去，别做个商议。若入城中，必中圈套。”卢俊义喝道：“我的娘子不是这般人，你这厮休来放屁！”燕青又道：“主人脑后无眼，怎知就里？主人平昔只顾打熬气力，不亲女色，娘子旧日和李固原有私情，今日推门相就，做了夫妻。主人若去，必遭毒手！”卢俊义大怒，喝骂燕青道：“我家五代在北京住，谁不识得？量李固有几颗头，

敢做恁般勾当?莫不是你做出歹事来,今日倒来反说!我到家中间出虚实,必不和你干休!”燕青痛哭,拜倒地下,拖住主人衣服。卢俊义一脚踢倒燕青,大踏步便入城来。

奔到城内,径入家中,只见大小主管都吃一惊。李固慌忙前来迎接,请到堂上,纳头便拜。卢俊义便问:“燕青安在?”李固答道:“主人且休问,端的一言难尽!只怕发怒,待歇息定了却说。”贾氏从屏风后哭将出来,卢俊义说道:“娘子休哭,且说燕小乙怎地来。”贾氏道:“丈夫且休问,慢慢地却说。”卢俊义心中疑虑,定死要问燕青来历,李固便道:“主人且请换了衣服,吃了早膳,那时诉说不迟。”一边安排饭食与卢员外吃。方才举箸,只听得前门后门喊声齐起,二三百个做公的抢将入来。卢俊义惊得呆了,就被做公的绑了,一步一棍,直打到留守司来。

其时梁中书正坐公厅,左右两行,排列狼虎一般公人七八十个,把卢俊义拿到当面,贾氏和李固也跪在侧边。厅上梁中书大喝道:“你这厮是北京本处百姓良民,如何却去投降梁山泊落草,坐了第二把交椅?如今倒来里勾外连,要打北京!今被擒来,有何理说?”卢俊义道:“小人一时愚蠢,被梁山泊吴用,假做卖卦先生来家,口出讹言,煽惑良心,掇赚到梁山泊,软监了两个多月。今日幸得脱身归家,并无歹意,望恩相明镜。”梁中书喝道:“如何说得过!你在梁山泊中,若不通情,如何住了许多时?现放着你的妻子并李固告状出首,怎地是

虚?”李固道:“主人既到这里,招伏了罢。家中壁上现写下藏头反诗,便是老大的证见,不必多说。”贾氏道:“不是我们要害你,只怕你连累我。常言道:‘一人造反,九族全诛。’”卢俊义跪在厅下,叫起屈来。李固道:“主人不必叫屈,是真难灭,是假易除。早早招了,免致吃苦。”贾氏道:“丈夫,虚事难入公门,实事难以抵对。你若做出事来,送了我的性命。不奈有情皮肉,无情杖子。你便招了,也只吃得有数的官司。”李固上下都使了钱,张孔目厅上禀说道:“这个顽皮赖骨,不打如何肯招?”梁中书道:“说的是!”喝叫一声:“打!”左右公人把卢俊义捆翻在地,不由分说,打的皮开肉绽,鲜血进流,昏晕去了三四次。卢俊义打熬不过,仰天叹曰:“是我命中合当横死,我今屈招了罢。”张孔目当下取了招状,讨一面一百斤死囚枷钉了,押去大牢里监禁。府前府后看的人,都不忍



见。当日推入牢门，吃了三十杀威棒，押到庭心内，跪在面前。狱子炕上坐着那个两院押牢节级——带管刽子，把手指道：“你认的我么？”卢俊义看了，不敢则声。那人是谁，有诗为证：

两院押牢称蔡福，堂堂仪表气凌云。
腰间紧系青鸾带，头上高悬垫角巾。
行刑问事人倾胆，使索施枷鬼断魂。
满郡夸称铁臂膊，杀人到处显精神。

这两院押狱兼充行刑刽子，姓蔡，名福，北京土居人氏。因为他手段高强，人呼他为铁臂膊。旁边立着一个嫡亲兄弟，叫做蔡庆，亦有诗为证：

押狱丛中称蔡庆，眉浓眼大性刚强。
茜红衫上描鹞鹞，茶褐衣中绣木香。
曲曲领沿深染皂，飘飘博带浅涂黄。
金环灿灿头巾小，一朵花枝插鬓旁。

这个小押狱蔡庆，生来爱带一枝花，河北人顺口，都叫他做一枝花蔡庆。那人拄着一条水火棍，立在哥哥侧边。蔡福道：“你且把这个死囚带在那一间牢里，我家去走一遭便来。”蔡庆把卢俊义自带去了。

蔡福起身，出离牢门来，只见司前墙下转过一个人来，手里提个饭罐，面带忧容。蔡福认的是浪子燕青。蔡福问道：“燕小乙哥，你做甚么？”燕青跪在地下，擎着两行眼泪，告道：“节级哥哥，可怜见小人的主人卢员外吃屈官司，又无送饭的钱财！小人城外叫化得这半罐子饭，权与主人充饥。节级哥哥，怎地做个方便。”说罢，泪如雨下，拜倒在地。蔡福道：“我知此事，你自去送饭，把与他吃。”燕青拜谢了，自进牢里去送饭。

蔡福转过州桥来，只见一个茶博士，叫住唱喏道：“节级，有个客人在小人茶房内楼上，专等节级说话。”蔡福来到楼上看时，却是主管李固。各施礼罢，蔡福道：“主管有何见教？”李固道：“奸不厮瞒，俏不厮欺，小人的事，都在节级肚里。今夜晚间，只要光前绝后。无甚孝顺，五十两蒜条金在此，送与节级。厅上官吏，小人自去打点。”蔡福笑道：“你不见正厅戒石上，刻着‘下民易虐，上苍难欺’。你那瞒心昧己勾当，怕我不知！你又占了他家私，谋了他老婆，如今把五十两金子与我，结果了他性命。日后提刑官下马，我吃不的这等官司。”李固道：“只是节级嫌少，小人再添五十两。”蔡福道：“李固，你割猫儿尾，拌猫儿饭！北京有名恁地一个卢员外，只值得这一百两金子？你若要我倒地他，不是我诈你，只把五百两金子与我。”李固便道：“金子有在这里，便都送与节级，只要今夜晚些成事。”蔡福收了金子，藏在身边，起身道：“明日早来扛尸。”李固拜谢，欢喜去了。

蔡福回到家里，却才进门，只见一人揭起芦帘，随即入来。那人叫声：“蔡节级相见。”蔡福看时，但见那一个人生得十分标致，且是打扮得整齐：